

履痕处处

人与自然

旧衣服

❁ 寇研

远不属于买买买的剁手党,也不会有人整天会威胁着清空我的购物车,但每个季节,即便久居城市,时令蔬果已经拎不太清,城市里的季节最突出的不是暴冷就是暴热,春秋两季短得打个喷嚏就不见了,仍然会按季购置新衣服,生怕错过了当季的流行,亏待了自己。

其实购回的衣物,不过几个去向。有那么一小撮会让人对自己刚刚是不是脑子有病产生严重怀疑,吊牌都懒得剪,直接塞进衣柜深处,从此一别两宽。再有一部分属于新鲜期的“嗯,挺好”,穿过两次是“还好”,再隔一段时间是看着它们心里便会念叨“又没衣服穿了”的。总之,最终经得起考验、真正喜欢、持久喜欢,并在日复一日中把它变成旧衣服的,不多。

尤其对一个长年在家工作的人,如我,有一点小小的怪癖,可以不讲究样式,但对衣服的舒适度有近乎偏执的要求。尽管衣柜里有许多新衣服,我可能也会花几个小时翻箱倒柜,直至找出我念念不忘的六年前的旧短裤。旧衣服,不一定是家居服,事实上我很不喜欢那些碎花、格子的家居服,贴了标签的,好像只要穿上就家居了,其实不,而且那些碎花呀格子呀,一旦洗旧,不忍直视。

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拼接毛衣,穿了不知道多少年,腋窝的拼接棉布终于磨破了,一片筛子状的小窟窿。有一次钟点工阿姨来,她针线活好,我让她帮我补补,钟点工瞪着那片惨不忍睹的小窟窿,脸上是大写的“不解,我居然花钱请她帮我补一件几乎没法再穿的破衣服。”

还有一件以往我每个夏天都会穿的圆领白色T恤,经过多年的折腾,衣领失去弹性,已经不圆,变成椭圆了,纯棉的纤维也薄了,朽了,半透明了,后来不堪重负,T恤后背搞分裂,多了五六个黄豆大小的洞洞,就像巷子口下棋的大爷身上的白汗衫的破洞。我觉得挺好,穿在身上又舒服又凉快。每次穿着在屋子里晃荡,家里人就会垂着头很痛苦地掐着眉毛,连猫也用嫌弃的目光瞄着我,直到某一天我发现它在—个家庭阴谋中突然失踪了。

并不是每件衣服都能幸运地成为旧衣服。旧衣服镌刻着时光,时光是什么,是妥协,是一分一秒的相处攒起来的舒适,它了解你,你也了解它,甚至渐渐地,它穿在你身上,不再是衣服,它的纤维被你收服、吸纳,自然得就像一层皮肤。你坐在地上、歪在沙发上,不用想“呃,这我刚买的新衣服”,吃个西瓜,也不用担心西瓜汁,和猫为争夺阳台上的地盘打架时,也不害怕它的长指甲。

说到底,那些有幸被你穿旧的衣服,一定是真爱。一寸一寸的岁月,一寸一寸的心情。也许就像对面坐着的某个人,眼儿着在互相的眼皮底下变旧变老,心里会不由得生出柔软和悲悯来。

沁园春·粮仓

❁ 郑览

黄淮大地,千里沃野,万里香飘。望城郭内外,茫茫金海;乡村之间,点点绿岛。麦浪滚滚,布谷声声,蓝天白云艳阳照。待明日,遍铁牛欢歌,丰收热闹。

神州美丽富饶,养天下黎民享道途。叹多少朝代,天灾人祸;无数百姓,缺欠欠饱。日月昭昭,乾坤朗朗,巍峨丰碑万首翘。看今朝,我沧桑故土,换了新貌。

贾成钢由衷地赞叹:“太美了,真是太美了!高虹,我要光读你这首歌词,我真的就不想走了!只是,你刚来,时间长了,你就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感受了!”

高虹摇摇头:“我这样的感受,你说,你有没有?”

“有。”贾成钢点头,“尤其你这‘睡梦酣,吃语甜,如天上水人间’。村庄如船颠又颠,如天上水人间”。我毕业回乡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一个满月天。在离家五里的地方车坏了,我就背着包往家走。月光如水,真的能蹬得响!很幻觉很幻觉的。你知道,毕业的时候是很感伤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刚刚断奶,总想啼哭。我的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我真想永远行走在月光里,再也不要天亮!”

“世界就是世界,它才不会因为你的难过或者欢欣而改变什么呢!五岁之前我基本上是在乡村度过的。夏天的夜晚,姥姥总喜欢在院子里铺一张席子,漫天繁星,一颗一颗都水淋淋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像一孔孔神秘的眼睛。满月的时候,姥姥就拉着我在街上走。姥姥说,她一到月夜就睡不

最近常做梦,梦里的画面反复重叠,定格成一幅炊烟袅袅的乡村图画。关于炊烟的样貌,一直封存在过往的记忆里,我曾无数次回味和品读,却始终没有读懂她的丰富与曼妙。

炊烟是乡村的传统符号,悠远而绵长。炊烟在母亲粗糙的手掌上点燃,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流淌,经过灶膛和烟囱的氤氲蒸腾,环绕出笼,挺举起轻柔唯美的婀娜,飘荡成岁月的永恒温丽。

炊烟是所有母亲撷取土地杂草,精心烘焙后,奉献给蓝天的贵重礼品。炊烟是属于母亲的,只有母亲才能阐释炊烟的奇妙含义。

母亲说,炊烟是有颜色的。

在我的印记里,乡村轻柔飘荡的炊烟,是一片片灰蒙的薄云,单调而乏味,就那么软弱无力地随风飘散,无声无息地游移,既不够丽美观,也不鲜艳炫目。母亲说,那是我没用心端详,如若凝神细看,炊烟的色彩就百式百样了。秸秆豆秧燃烧的炊烟,看上去灰蒙蒙的,却也有浓有淡;干木劈柴烧出的炊烟,稀薄如纱,浅黑中泛红像;砭石煤燃起的炊烟,必是浓稠的白雾,柔而坚韧。早上村头看炊烟,可见朝气霞光;中午野外观烟像,恍如银光升腾;落暮夕阳下,远望炊烟,犹见幽幽暗黛;若立于山岗俯瞰炊烟,那便是一幅水墨画了。站在不同的地方观看,炊烟的颜色自是不尽相同。只要用心观望,目之所及,心里存下的不仅是炊烟的颜色,还能记牢各家各户的灶台朝向。从高低不同的烟囱顶端看炊烟,凭借那颜色的差异,便可晓知主人家日子的穷富和冷暖。

母亲说,炊烟是有形状的。我翻遍记忆的词典,始终没有找到关于炊烟形

母亲的炊烟

❁ 叶剑秀

状 的描述。我脑海里所储存的炊烟形状,是在有风时扯成长长的绉带,或薄如蝉翼,或浓密如绸,飘忽摇曳,蜿蜒起伏。飘高飘低,取决于风力,至于方向,那要看风从哪里来。无风的天气,炊烟有几分昂然,也有几分恹恹,挺直腰杆斗志冲天。只有在暮色合拢的傍晚时分,炊烟才略带几多娇情地弄出几分诗情画意。我浅显的理解,显然有悖于母亲的认知。在母亲眼里,炊烟不仅有形,还有神态迥异的多种姿态。天晴气爽,炊烟相依相偎,相携相扶,忽聚忽散,如狗、如猫,似羊、似牛,耍闹嬉戏,欢腾奔跑,这便是风调雨顺的日子了。如若阴云低垂,雾锁山河,炊烟就像患上瘟疫的病鸡病鸭,一副慵懒病态,瘫卧于村头的树枝树杈上,无神无色。这时的村子阴郁沉闷,凄风苦雨仿佛就在不远处,日子便有了雾霏和晦气。

母亲说,炊烟是有味道的。

我只知道炊烟是有色气体,飘散以后无影无踪,留下的或许只有那淡淡的感觉和一晃而过的记忆。我聆听母亲的讲述,才明白炊烟是有味道的。母亲说,田里的杂物柴草弄到灶膛里燃烧,锅里的食物被烟火煮出味道了,日子的苦甜被烟火煮出味道了,烟火自己能不能没有味道?炊烟的味道丰富绵延,五味杂陈。有草木的清香,有农人的汗咸;有怀里小孩的奶腥,有病床上老人药渣的苦涩;有嫁女娶亲的花炮喜悦味道,亦有送殡丧葬香火缭绕的气息。各种混合的味道,无论浓烈呛人,还是悲喜交替,终究是要融汇到一起的。上天闻了这味道,尽替人间世相。福祸吉祥的及时调理,注定了人间万象的又一次轮回。



秋赋(国画) 袁汝波

尹师傅不是一般的门卫,因为他非常爱花,又非常讲究。

新单位是在一个古朴的四合院里,与那些明晃晃的写字楼相比,有些陈旧了。可是这旧旧的素朴里却蕴藏着淡淡的雅致,宁静又舒缓,令人舒朗而心情愉悦。赏心悦目的四合院得益于尹师傅侍弄的那些植物们。

第一次走进院里,我有些惊诧,以为走错了地方,闯到了人家的小花园里呢。那时候正是春天,满眼的姹紫嫣红,真是明媚。我穿花扶叶在院子里缓行,仰头是办公室外高大的杨树花,低头是水泥地板间隙里柔劲的小紫花。小紫花不是尹师傅养的,是从地板间隙里的泥土中跑出来的,尹师傅怜惜那些倔强的生命力,打扫院子的时候故意留了下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事情。

对于尹师傅,我也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门卫室在大门口的右手旁,每天从大门口进进出出,却并没有看到尹师傅。听同事们说,尹师傅每天起得早,赶在我们上班之前侍弄院子的植物,打扫院子,以免影响大家的工作。收拾完后,他就出去遛弯或忙别的事情了。白天院子里有上班的同事,尹师傅不用照管院子,他主要负责院子里的干净和花草的看管。

一周之后,见到了尹师傅。那天早上,我刚进院门,见一个瘦瘦的男子,六十来岁的样子,抱着一只猫咪,柔声说道,宝贝,要上班了,不能在这捣乱了。我一

百姓记事

花间岁月

❁ 耿艳菊

愣,这定是尹师傅了,爱花的人都有这般柔软的心。

我笑着向他问好,他似乎很开心,站在那里和我很客气地打招呼。我们站在一株很老的柿子树下,我惊叹道,还有这么高大的柿子树呢。见我说起院里的植物们,尹师傅一下子眼神里满是温柔,很孩子气地伸出手向我比画着秋天柿子树挂满红红的大柿子的诱人场景。

通往水房的路上有儿口古老的半大水缸,它们在廊檐下静静地依次排列着,像一段段回昧咏秀的老时光,真是古意又雅致。每口缸里一缸泥土一丛植物。

植物的叶子是锯齿样子的,形状像祖母爱用的老蒲扇,不过这叶子是小小的,可没有蒲扇那么大。青郁郁的叶子间还有小小的乳白色的五瓣花在淡定优雅地缓缓开着。

连载



刘健飞在自己的作文本上有仇似的戳着,高高低低的“刘健飞”努力地想站成一排却怎么样也站不直。何用功跑过来,伸手抢过刘健飞的印:“叫我看你的!”

“那也要叫我看你的!”刘健飞说着,也把他印章抢走了。

趁刘健飞看印的时候,捣蛋的何用功猛一下把“刘健飞”盖在

新书架

董倩的另一面——《懂得》

❁ 张莹

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她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决不轻易放过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观众叫不上她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她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香港回归、五十年国庆、

澳门回归、申奥成功、APEC会议、载人航天飞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马云、董明珠等企业家都是她会客室的座上宾,与此同时,黄洋案、“高龄产女”“老兵回归”等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她也从不缺席。近日,董倩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大量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掘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揭露社会现状,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露露的另一面。

每次去水房打开水,路过这几口老缸的时候,脚步不由得就缓了下来,总爱站在那里看一会儿缸里养着的植物,去猜想它们的名字。

乳白色的五瓣花不久就落了,小蒲扇状的青叶子越来越浓郁。有一回我来得早,站在那里看它们,透过叶间的缝隙竟看到几枚亮亮的红草莓。原来这些植物是草莓啊!尹师傅正好从后院出来,听到我的感叹,笑着说,草莓可甜了,小孩子们都爱吃,等熟透了让你们都尝尝。尹师傅是把我这些年轻的同事当作孩子了。

这就是尹师傅的“讲究”了,他爱花,却并不问花的出身和名贵。他会珍视缝隙中生命力强大的小野花,会把大户外人家养荷观鱼的缸用来种孩子们喜欢的红草莓,也会把郊野外常见的一年蓬很宝贝地养在好看的花盆里摆满窗台。

茉莉花盛开的时候,我们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特别有福气。因为尹师傅会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放两盆茉莉花,这样我们出来进去总有茉莉的清香萦绕着,心情总是会美美的,工作起来也非常开心。

尹师傅一日日在这花间里讲究着,爱惜和他有缘分的每一株植物。他总是那么慈爱和温厚,笑眯眯的,他忽然认真起来,也盖了印,“对!对!”何用功也发现了恶作剧的价值,他忽然认真起来,退了两步,看好位置,这才上前往刘健飞另一边的脸蛋儿又盖了一个。两枚大红的印章像两只对称的秀目,亮亮地向大家微笑。“刘健飞,给我也印上俩!”

何用功心生羡慕,把自己的脸伸过去。

刘健飞抢过印盒,使劲按了几下,对着何用功的脸盖上去:四条鱼围着“何用功”。“这边,这边!”何用功又叫。刘健飞毫不犹豫,又在这边戳了一下。

男生们疯狂起来,捉对儿印彩,你给我按,我给你按。三分钟不到,大家全成了舞台上的戏剧人物。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范海、刘二秀已经对脸相视,比比画画了。上课铃猛一嗓子响起。何用功大叫:“范海,领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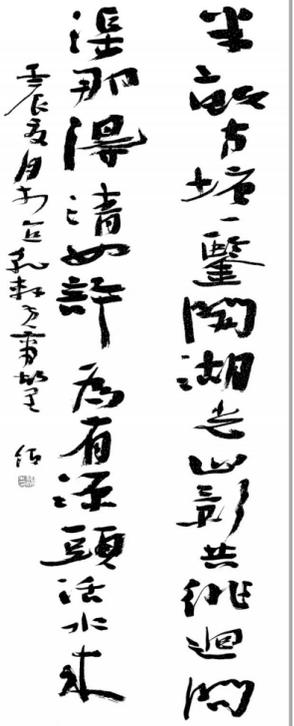
高虹走进教室,看见同学们的样子,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瞅,禁不住笑了。歌声停歇,她指着同学们问:“这是干啥的?怕老师认不出来,还是怕自己丢了?”

大强的脸上也盖了印,他站起来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高老师,吓住您了!”

高老师微笑着:“高老师这么胆小吗?”

“我们班带头救小鱼,得到了您和校长的理解和帮助,我很感激,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也为了感谢大家,我给全班同学,还有您和贾老师,每人刻了一枚泥印,我们叫它中国印。大家一高兴,就印在脸上。请您——批评!”范大强的感觉过分了。他红了脸。

“为啥我要批评?从同学们保护小鱼,营救小鱼,到这小鱼回家,我都是支持的。今天,你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想得这么



问渠那得清如许(书法) 魏领

文化漫笔

与十三结缘

❁ 郭良正

当西方人对13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我国大多数人则坦然面对,有些人甚至还津津乐道,尤其是一位文学界名人,对此更有独钟,他与13结缘多年,并且沿着13的轨迹,心平气和地生活着。

何人与13缘分颇深呢?他叫刘心武,就是那位凭着《班主任》走红,《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后来又续写《红楼梦》的刘心武。

刘心武之所以对13如此钟爱,是因为他所经历的13太多了,并且13没有带给他什么不便。

在刘心武成为专业作家前,是北京13中的一位教师。校门口前的站牌,又恰好是一趟13路车。这趟车从起始站,到校门前正好是13站。刘心武1961年到13当中学老师,到1974年调离该校,正好又是13年。成为专业作家后,1987年赴美国访问讲学的大学又是13所。

一连串的13,多年来与刘心武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这么多的巧合,要按西方观点,刘心武可算是晦气透顶了。可是,纵观刘心武人生之路,则是一帆风顺。

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一些地方,忌讳13甚至害怕13,剧院里不设第13排,没有第13号,旅馆房间12号过去就是14号……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以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

刘心武不信13的邪,从自己人生的确切体会得出结论:人生吉凶不在数字中,把握机遇,努力奋斗,任何数字下都可能绽放出成功之花。

难道13对刘心武全是一路绿灯吗?其实也不尽然。记得2005年他受邀在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时,原定36讲,但至23讲时招致“节假日”干预而停播,余下13讲未能讲下去,这个13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正是余留下的这13讲,两年后他重新披挂上阵讲起,一直讲到61讲,达到了退一进二效果。

从刘心武与13耳鬓厮磨的生活来看,他是一位豁达开朗的智者,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13这个数字本身没错,错错在在对13的认识上,对13的说三道四,本质上是对于这个数字的裹挟与伤害。

深,做得这么好,这么有意思,我怎么批评呢?我只有感动!”高老师停下车,环视着全班,“范大强,请把我的印,中国印,快拿出来!我急不可待呀同学们!”

范大强掏出给老师的泥印向全班同学举了举,激动得撞歪了几张桌子才跑到讲台上:“高老师,谢谢您!”

高老师接过来,迎着光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对着全班炫耀般地说:“范大强,了不起!我的学生了不起!中国印!”她对大强伸出拇指。

“中国印!中国印!”同学们喊着,使劲给高老师鼓掌。

“快拿印泥来,也给我印一个!”高老师弯腰侧头。

范海跑着冲上讲台。“来,往老师这儿印!”高虹指了指额头。

范海激动得两手直抖,抓住那枚大大的泥印,在印泥盒里蘸了几蘸,又迎着光看清了字的位置,这才对着老师的额头轻轻轻轻。四条变形的鱼环绕着三个大大的字:高虹印。

全班同学再一次鼓掌。